



昭
公
亭

□ 12
3200
12



門 口 12
3200
卷 12

左 編

錢塘 馮李驥天閑 評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 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真孫念節

允孫思陰

男 奎麟書素文

校輯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驥天閑增訂

昭公三第二十二

(經) 丁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 殺例故稱

弟又稱 世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 盟于宋 ○林哀公

卒是年滅陳十三年楚 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華川書室

昭和 十 年
二月 十九 日
購求

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畱出奔鄭畱為招所

立未成君 而出奔 ○秋蒐于紅革車于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

亭遠疑 ○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

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蒐于紅地

自根平至于商衛革車于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此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

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雩無傳不早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

告壬午月 十八日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 殺陳

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服云魏邑榆州里名唐云先作榭語意方圓 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

石而不然幾似痴人說夢矣 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正義曰或民聽濫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 抑

臣又聞之抑疑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 怨讟並作莫

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

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虜音斯 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

此篇前論不言後論子野前議後斷前暗後明蓋以下截申說上截也看中間以方築虎祁之宮作樞紐于上半為先講後點于下半為先點後解石言不亦宜乎夫子知之矣恰好對結天造地設之文

論石言連用三轉一層正一層反一層托出諷諫本旨乃兩賓一主也

因論石言故上半寫五言字下半亦寫五言字以相映帶見石言之可駭不如人言之可信也此作者申插微意

身怨咎遠。小人之言僭而無微，故怨咎及之。詩曰：哀

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

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出如字，又尺遂反。苛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苛嘉也，巧言如流，謂

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微，自取安逸，師曠此

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

時詩義如此，故與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

子知之矣。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年，如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如嫡一，如生

兩事各叙而摠斷全在兩兩相對中見

筆法一在一不在，此等處斷而可以得其大凡矣。

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

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

公縊。憂患自殺，經書辛丑。于徵師赴于楚。于徵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

殺之。殺于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招公

一嘲一解筆筆簡峭有致 與前送少
姜之葬篇同一机括須看作者脫換處

唐錫周曰叔向云是宮也成君必有咎
審爾即謂賀者在堂弔者在門可也

結句指帶叔弓有意無意自然入妙

極熱鬧事却只用簡淡之筆當是惜墨
如金

此篇敘述相錯而行以兩遂字為段落
上半敘詳于述寫得極其洶湧下半述

詳于叙寫得極其和平其結局在和之
如初而其轉關全在遂如陳氏讀去似
一氣通下却不知其界畫在此也將著
兩遂字作對作者蓋明告我以篇法矣

文以子旗為主却以桓子和之作結蓋
已暗暗為醉逐分實篇起本也忽而授
甲忽而游服忽而請從忽而稽顙乍看
極好細看乃是活畫一機詐人筆筆化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 可

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

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單實簡

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
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之夫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并治于尾

之家 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

車 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同也 皆來奔

不書 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其臣曰

孺子長矣兩孺子前後相映孺子謂子良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 授甲將

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旗子

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得手在此禍

義日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桓子將出矣聞之而

還聞子旗至 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 請命問桓子 對曰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字請從

無字相子名

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

謂為之立宰

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

勉於不勉者茂勉也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服行也

桓子稽顙曰項

靈福子

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稽音啓謚法祗動追懼曰頃

吾猶有望

扣之收相子如初按子旗子旗主也無一字無着落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孫吳悼太子便師之子惠

此篇傳楚滅陳事上半寫滅陳正攻城廩之戲自屬閒情下半論陳不亡為後

宋戴惡會之

戴惡宋大夫

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

日傳言十一月謀

輿嬖袁克殺敗玉以葬

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

復封陳起本意欲於外止見皮之不當君楚而楚之不能滅陳也妙在前半奉孫吳圍陳著此一筆已為後半暗暗伏脈有灰線艸蛇之妙記袁克事亦陳不受楚滅之意

非禮厚葬哀公正義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是貴者也服云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使楚得之補正曰輿嬖大夫也

楚人將殺之請寘

置馬

既又請私

私盡君之恩即下私字是

私於幄加絰於顙

幄帳也逃不

使穿封戌為陳公

戊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

城廩之役不諂

城廩役在襄二十六年戊與靈王爭皇顙

侍飲酒於

王王曰城廩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盜寵之譏與此城廩之戲熊虔亦殊有風趣博進老拳差堪彷彿封戌以諷為

直迥非後人所及矣。

及此謂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

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

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是以卒

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

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正義曰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今在析木

故以此年終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

之津猶將復由。由用也。補正魏氏曰由義如書盤

庚若顓木之有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此層只重得政不重卒字。物莫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

猶將復由一句結上且陳氏得政一句領下左氏懼家

陳之未亡由于舜之盛德從未亡轉到卒亡而亡于陳者又繼于齊是亡猶不亡也虞之世數未也乃承前末也又說進一步兩層一綫數行中有多少曲折

在

者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不知幕于螭牛以前是誰名字之异也據書傳虞舜則微

蓋向有國土至瞽始失國耳舜重之以明德冥德

於遂。遂舜後蓋股之與存舜之後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

後。紹舜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與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孫於是叔弓及宋華

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許遷于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六年

夷許畏鄭欲遷故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

齊以自遷為文○秋仲孫矍如

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

夷故傳實之城取州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

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

而遷木一順遞去未却地轉遷方城叙
法便變兩益田本對說因後多遷方城
可謂添授田句以配之叙法便勻既變
句史法思過半矣 此單論剪裁耳
經則此條自以許遷于夷為主故獨
提田句結乃為許遷後計下落耳遷

陳句如城父如夷都一一承許遷說落
自有賓主賓主既明而剪裁又別見章
法其妙固非可一言盡也

此篇是諸書文字不作諸語辭起手提
出爭田率戎兩案末以致開田反類停
分應作結中幅亦作兩截讀上半先責
晉不當與周爭田言溥天王土周不自
私而封建母弟晉祭何志本而敵若弁
髦此兩層相承說下半重責晉不當率
戎伐頡言弁華即裔惠公既作備而使
戎得自中國于前今晉豈可效尤而使
戎不有余一人于後此兩層亦相承說
委婉中字字嚴正尤妙在只從大義指
示不粘繁其間丙趨層層較量左氏于
潤色絲綸尤篇篇用意知其真經之功

田在濮水西遷方城外入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

夷故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其人甘大夫襄也晉梁

丙張趨率陰戎伐頡陰戎陸渾之戎頡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釐本又作秦他來反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蒲如字一昔巴濮溥奄於檢反○服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左編

素臣不媿也。兩層各插一喻。俞云前喻婉宕後喻激切。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補正王氏曰史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戎之國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

吾何爾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之封疆何近之有。豈如弁髦而因以亦其廢隊是為。

呼起下兩層一機也。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

敝之。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敝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劉炫謂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髦。

彼兩髦因以敝之為親殿不髦皆與杜異。先王居櫛。

杙于四裔以禦魘魅。言櫛杙略舉四凶之一。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加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呼。句曲折。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

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

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牧一音茂。補正封殖封厚說得親熱。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木之

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屏。可見廢墜不得民人謀主宗。伯父若裂冠

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子。斧鉞矣。為秋所以入晉意味深。

起用排調結用叠句文律相配而落筆處古地步極高。

叔向本為諸侯起見復我且王辭直一筆為桓伯妙文生色也一篇有一篇主腦脫却不得



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

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

豈能收物

言文公雖弱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

冀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

翼佐也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

宗周天子

以宣示其後諸侯之或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姻喪

外親之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問田

與禘

禘送死衣

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晉人禮而歸之

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陳顛頊之後故為水屬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為之妃○妃一音配○補正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

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陽奇為牡陰耦為

妃于易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蓋取諸此也

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火出於周

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衰

故曰逐楚而建陳正義曰逐去楚

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

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補正邵氏

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

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昭公

九

卷之三

泥清三句王作兩路分疏陳屬水楚相水火為木妃妃以五而成五五而盛成

五年二十五年兩層分應妙在都跟火

三書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

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漢書五行志說曰大梁鼎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

有戲戲陽嬖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記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許之公許而遂酌以

飲工工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

邪謂之疾日疾惡也付以甲子喪葬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正義解王者惡此日不

以舉君徹宴樂學入舍業補正言不習樂為疾故也君之

吉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

者據檀弓即李調也補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正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禮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物類

故主視也物有其容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

也故曰非其物記稱衰麻則有哀色婦而女不見是

見則有極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不明也亦自飲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

而遂字亦自飲也何以虛字作穿叙事成一片矣

三晉
左傳卷三昭公
十一
左傳卷三昭公

道學滑稽原有兩種此篇舉動純是滑稽論却純是道學可為合之雙美者矣

文字是前篇後奇格首提一筆晉侯飲酒樂便重在君身為後二御矣官而君弗命伏案飲工飲嬖是實自飲是主自飲全為飲君替代看他處處點醒若字處

君耳君目語甚奇妙滑稽得此不佻道學得此不腐然尤妙在自飲一段從食味上發出一片至理恍惚二段奇與無比檀弓布景雖別見靈雋而說理之精終讓左氏獨步

只收公一筆與提句應

又叙此兩筆與起敘事相配章法甚完

味調和所以食人行其氣血氣
血平和所以悅人實其志慮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者失官不聰明
外雙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益之子知文子也佐下
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孟僖子如齊般聘禮也
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

忘舊好
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無窮
後晉勳民作掉言有盡而意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
以子義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
勦勞也勦初無
歡樂為之
交子小二反

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嗜酒好內以
取敢亡故書

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三大
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一之
林舍中軍矣為

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仲為意如伐也內取邑皆
書也于是取鄭不書取邑不足詳也由是定
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欒不書
○戊子

晉侯彪卒
五同盟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

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

冬史闕文○林平公羊元公佐立書非亭鄭裨竈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

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

虛歲歲星也顛頊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

守立柁之虛謂玄柁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

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古婺女為既嫁之女

故知禍歸邑姜補正傳氏曰婺女居于玄柁之維

突提兩句以作兩層註解歲在顛頊四句解婺女而有妖星句解星出此層先虛說晉妣句註晉君七絕註七月逢公句註戊子將死此層方實說告邑姜句遞到下層星斯句合到土屬星句擲收天官家言未可碎會和其文筆固字字清向有法也

宿女為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以將邑姜晉之妣也

死之妖告邑姜言其子係當死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

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或星

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補正逢公亦姜

姓見吾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國語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伏節信內多怨伏告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伏伐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田

驅告鮑文子昭公華川書室

此篇以陳氏為主前叙桓子之以私惡弱妾後叙桓子之以好施圖霸中間夾人憂子兩掛議論前後不過為後段作引後文亦不過為陳氏作地皆首筆也未段敘事極整極變與起處錯綜手法又別道體用回換筆意左氏大抵不變則全不變若變則段段變自出規行不與人同生活也首段著筆在者酒未

設者筆在好施皆自成片段處

傳樂施來奔事却為陳氏始大起本樂
高之冠不唯得鮑氏之助即晏子端委
虎門其不應國族之名正是暗助陳氏
處不然齊為陳氏知之已益乃進以義
本滋長之說豈非教孫益爾也哉孫執
升謂平仲在齊只是中立不肯以身殉
國但情事婉曲善于自覆人不之覺可
為知言

俞寧世曰始叙樂高之亡後敘陳氏之
昌者酒則疎多怨則孤強于陳鮑而惡
之則取禍樂高所以亡也陳氏之昌有
滅樂高而盡反所為然關要全在晏子
樂高公族陳鮑異姓公族無罪而異姓
滅之晏子不為一救又勸陳氏致至以
取名與然則陳氏篡齊非晏子之罪而

誰罪乎 浩曰陳氏始大罪晏子也

前云幅利此云濫利一好一反字意俱
極新穎

矣使視二子俞云明樂高之冤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補正彼謂樂高言雖不聞我授甲則必

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也又云使見曲在

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

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遂伐虎門欲人公不

門林寢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四坎

畫虎故名四族樂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無

善義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十使王黑以靈姑鉞

率吉請斷二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

鉞扶眉反又音平率所律所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類二反補正曰斷其旂也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

之處稷地名大樂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國人追

國時齊有稷下館莊六軌之及敗諸鹿門鹿門齊樂施高彊來奔高彊不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與有管陳桓子句相映作兩截眼目非閉文

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思義為

愈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濫畜也孽姑使無濫乎可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華川書肆



由一事而遂及其全居然以世家目之矣

山 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 詳句一命云蓋反樂高

屨 所逐沽美賣惡收拾人心 而反棘焉 棘子山故邑齊國西 子商亦如

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 子周木無邑 故更與之濟

南於陵縣西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 三子八年 而皆益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邑分之 桓子以乙

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詩天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 桓公是以霸 齊

公亦能施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 讓不 以一以遂為 盜姬為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 言陳氏所以興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 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 於平丘魯諱之 鄭古杏

獻俘始用人於臺社 以人祭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嘗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

昭視民不佻 詩小雅佻偷也言 佻之謂甚矣而壹用

之將誰福哉 壹同也同 人於畜牲

戊子晉平公卒 如神竈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游吉遂如晉 禮諸侯不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

先案後斷斷說兩遍無義虛說壹用實 說中引詩將佻字作視刺入一層誰福 繳轉不響呼應一片也

此篇是合傳中一首串叙格本為叔孫 媯如晉葬平公作傳却扯一鄭子產作

陪子皮將用幣百兩子產極論其不行諸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直指其非禮本是開說然用幣單為見君叔向以嘉服喪服反復詰難非禮之言驗而盡用之料亦存乎其中矣子皮歸語子羽句句嘆子產便已暗暗嘆昭子都是寫一邊而兩邊皆透之法于申叙為極簡極圓也未段另舉昭子論人有識與上事不屬然弃德曠宗之評與縱欲不克之責理自相通詩書兩証又恰相配領句緊從至自晉穿落來那不脫賓主串叙而側重作收固合傳體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矣

昭子為主于見新君却只非禮也三字蓋叔向一片道理都藏此三字中矣虛實互用妙絕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詞異而意同也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補正傅氏曰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眾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音紀數所角反言千人之費而國不亡者有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醞藉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送葬禮畢而又公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筆結昭子一筆接子產

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

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補正言非知之難而

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商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欲而不

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昭子至自晉大夫皆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唐錫眉白叔向語語是子產叔孫兩人
意中所有前竟含蓄不露却於叔向口
中情說目前輝後映絕妙文心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

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

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補正言不可不愼喪夫人之力

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宗也補正使其宗廟曠

而不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

不在他正當已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

平公大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墓宋平公○夏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亂父而立楚子誘

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

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禚禚地闕○禚子鳩七林二反○秋季

為千古小人以君為餌者寫生亦為千古見餌于小人者寫生也噫可畏哉

此篇傳楚殺般圍蔡事以楚為主首段論蔡凶而即并楚凶對讀後段論楚克

而極言克之不終益為怪蔡起本也通篇以天字作骨凡四點天字首一天字據說中二天字一貼蔡一貼楚前合後分呼應成章末天字乃單收楚楚主也首以數言中以理言末以物喻人以數喻理掃尾獨別

殺般圍蔡分兩截讀首王問長弘韓宣問叔向兩句對起然殺般則先議後叙圖蔡明光擬後叙合之為以議包叙格首尾兩天字皆側在楚一邊中二天字亦以蔡陪楚不作平分看為得

弑父者弗過豈其弑君者歲及大梁天數即是天理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愁厥愁地關○愁魚斬五山二反又五轄反○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齊○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

國未暇以禮即征故稱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

之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

夫。長對曰蔡凶此蔡侯股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

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靈侯也弗過此矣

言蔡凶不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

過此年壅積其惡。補正壅如以上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

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楚子

之道也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

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

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其誘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

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

人傳言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不

能其民不能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何故不

克然胙問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緒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

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緝叛之故伐而克之正

義曰桀奔南巢故云喪國紂斷太自故云隕身楚

小位下而亟暴於三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舍木

上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弃捐故言無拯

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補正印氏

日出溺為拯凡溺皆難為力而沒者為

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

兩事連叙便爾可怪

不信以幸虛提一幸以下將近帝一陪
再將古人一証未又借五材一辟詞意
極整而瞻也

因盟侵許而叙一鑽事須看前段一安頓後段一一收拾不漏不支絕有章法

傳厥憇之會起結以晉不能救蔡為中問却從晉之不能轉出蔡之不敢又從蔡之不敢并論楚之有咎是一首結上生下文字

語語曲透與長弘英雄所見略同

蔡小楚大並提天將奔蔡本項不順而東上三年有咎一而轉下圓轉如珠走盤不順之不守先註後終不德之有咎先提後註只一倒換法

叙只四字極簡而斷語極詳一反一正作兩截洗發每截又各用三層層層對

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而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餘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

于清丘之社日有子無相奔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

氏之造造副倅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造初又反

倅七何則則年反自視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

丘人其餘無子使字敬叔字義也似雙生

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正義言事事如此故無人肯親我晉國補正

物只作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人字解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指厥憇而言林註不能遠到欠明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奔蔡以壅楚盈而罰壅楚盈楚必亡奇絕

之惡盈楚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

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二年十

三歲歲星周聊復爾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復於大梁單子單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成公視下言徐林其視過下揣揣然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七 華川書屋

寫起用單句虛冒末冬以單句對煞篇法參差中極整齊也失則有關四字作上下轉極絕佳

寫低聲緩步人刻酷不道不昭應上不去不從又申一層末以無守氣結出將死兩矣字直傳太息之神

此篇一宗兩斷史趙斷其不思親叔向斷其不顧親兩兩相對又必為魯郊有呼無應留于下段始其失國作收徽合兩斷為一也妙甚

一意作三層說第一層由賓入主第二層賓主相對第三層賓主申述歸重本節評整而變能無卑乎已結本段殆其失國又結上段章法最完

其言太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

奄奄然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治會野會設表以為居二反正義言佇立定處

侯建旂以衣有禴帶有結禴領會結帶結也○禴為表也古外反說文帶所結也

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

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

曰共言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林順日從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

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感

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

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昭公 三

此篇竟是一兩扇格提筆便立一篇之案
下兩開分頂一順一倒上對下排整多
于散最是工麗文字 上對句句賓主
下排三賓一主整中有變也
又看兩事分說而意則一申末兩大雖
應大城實暗對上五大夫字見奔疾在
蔡必有末大尾大之患上截虛歇留子
下截揭破此左氏擅場之法 前兩城
字後兩大字即兩扇用羅紋之法法無
不掬自左氏者

看所知也正對君其少或却是倒對臣
開二字蓋兩截都以賓事對實事成語
對成語而實事以四對兩却以短對長
仍自句稱成語前用順領後用倒然則
畧作變化否則板板到底矣麗密之文
須玩其疎名處乃得

盧之 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
父 牛年豕 犬雞 王必悔之
悔為 暴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 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 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
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

更字林陳蔡皆為楚縣二不羹皆楚要地楚靈始為
城正義曰古者羹靡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

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 使奔疾為蔡
為韻但近人獨以此地名為郎音耳

公主問於申無字曰奔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
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 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
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

殺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城穀在莊
三十二年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上古金木水火土謂
之五官玄鳥氏丹鳥

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
本也未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

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
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賈逵云五大謂天子

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衆云如晉申生居
曲沃鄭叔段居京奔疾在蔡無知食溲丘及衛甯殖

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 親不在外羈不在
少陵長遠閒親親開舊小加大也

內今奔疾在外鄭丹在內 襄十九年 君其少戒王曰
丹奔楚

命云止一何以



君所知也。妙甚。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告其人之身矣。

孫執升曰：貞觀之制，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大，僅常關中之半。故內足以制外，而勢不至於外。重自停上下，魚書而六軍宿衛皆市人。於是外兵強盛而藩鎮遂為唐室禍末大之戒。誠千古格言。然王者立國，大小相維，紀警並建，用以固本而寧邦。形勢非所恃也。是以又曰：在德不在險。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三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

并宋蕭亭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

渠丘，今齊國西安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菴邑。戚也。齊大夫雍廩邑。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已。諸國字。下。乃。併。前。大。字。而。據。斷。之。

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尾。本。

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甲。反。正義曰：末大必折，以樹木喻。

尾大不掉。以畜獸喻。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燕伯，出奔齊。高偃，高侯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林，於是齊景公有志。

于復。○二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林簡公卒于定公寧立。

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甚故辭。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

葬簡公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書名。謀亂。經從赴。

故也。○慙，魚觀。反一讀為整。○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林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于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復中國之志也。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三

略公

略公

略公

魯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言

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一何提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

叔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

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

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簡公別營墓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葬此則掌公墓大夫也毀

此兩案一斷格將為葬除提子產知禮摠結中幅對叙兩事首段却從子太叔一邊布置而來似為太叔權衡所動不知此正太叔淺之為丈夫處妙在上段却不說明留于下段對照自見此反映法于對寫不板不複矣不忍廟也本子產意中語寄放除徒分中只以既如是三字虛寫子產實獲我心光景又廟之將毀不言其故看司墓段則併前事可知此等皆反映筆法寫一邊而兩邊都徹者其巧妙真非世人所留意也

之則朝而崩崩下棺朝如字崩北鄧甫邦毀則日不怨蓋得此筆愈見上文之淺而子產之不怨久

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待過而自辟者耳只一語而情理透徹矣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一句結

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收六毀字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為賦公

蕭弗知又不答賦蕭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是以有與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實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

華川書屋

將以效盤甯先輩耶一經批點便覺目定口呆可笑殊甚

即將詩作評斷妙在逐章數說以見有許多文義而一件不懂為可憐也而文遂極整贍可喜排四句極重掉四字又極輕使人作十日思矣

杜註傳言晉之衰晉衰却在齊弱晉上足得以齊衰更起以齊侯出結中以齊君弱晉君句承上起下作中權寫得雅潔按與授王吹律同一吉凶先見事

韻而文特奇起二行暗為吾國師諸侯矣伏筆分作三節者非

宴字賦詩贈答極風雅事然亦數見不鮮此忽從投壺另換一番風趣世事變而文因之了語危語習字合韻汝歌都從此脫去左傳為百世師蓋往往而是矣命云合澠池鴻門兩篇之勝然彼武怒此蘊藉固當不同

萬福俊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正義曰享宴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為賦者乃特命樂人以示意所以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也。懷思寵光之不宜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

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嗣君。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公如晉。

不書還不復命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奔故史不書於策。簡公未葬。正義曰僖九年宋

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

于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鄭偪于楚以固事晉不得已而朝新君于情可許至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辭享斯合于禮矣。按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禮也兼善晉鄭補正說同。荀子

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

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坻直疑反。正義曰古韻緩淮坻

本叶劉炫以為淮作澠澠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意舉齊水乎又劉以坻為水中高地山無名坻者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已自不倫况楚子寡君中此為觀兵于坻箕之山又未始無山名也。出齊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也。中丁仲反下同澠音蠅。寡人中此與君代典。更

後半三人詞皆佳，返須識其與上半氣韻融洽處。三人以穆子為主，末添公孫僕與伯瑕作對，結局最勻。

卽席賦詩亦復費心

君子所以貴見幾而作也

同一假道偽會齊師則比前人更巧矣

春秋左傳卷五

亦中之伯瑕謂穆子

伯瑕士文伯

曰子失辭吾相師諸

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

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

齊君弱吾

君歸弗來矣

欲與晉君代典是弱之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

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經補正言晉

遜不異于昔

公孫僕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

齊侯出

齊何能為使齊大夫傳言晉之衷使素口所流二反旰古旦反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闞氏同

出於若敖宣四年闞椒作亂今楚子信譜而託討若敖之餘

或譜成虎於楚子成

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解經

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

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鮮虞白狄

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沾張廉反韋昭音拈字林他廉反○補正引應劭風俗通言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此鼓之都非肥都也存參 秋八月壬午滅

肥以肥子縣皐歸

肥白狄也縣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

虞起○累步彼力輒二反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五

華川書屋

此類叙體一是虐民而為民所逐一是去族而為族所誅皆備事而已意不在文然半幅中寫十餘人而不覺其累墜可以知其筆之潔已

觀杜註自知兩事分節之非

此篇以南蒯之叛為主起手叙三人共謀季氏慈負位小懼奔各有其故而皆以南蒯領頭中備重叙南蒯之叛而慈事插叙于前小事帶叙于後賓主分明輕重有法

通體作兩截讀前半叙謀後半叙事中以叔仲小南蒯公子慈謀季氏一句束上領下為一篇轉極章法錯綜而條理秩然也 魏縣小先慈後分叙慈起小結都以南蒯居中作主細甚密甚

兩賓之中謂子仲詳語叔仲略而叙昭子事則更者反詳又恐太詳不稱便子子仲如首奔齊詳叙于前而叔仲略帶于後輕重適均矣一詳叙子仲奔齊又照經還傳處

○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與眾也曹羣也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跪弟絞

奔郊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

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

周卿士劉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鮒鮒

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

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

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南蒯謂子季氏費邑

仲子仲公子慈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

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為卿之前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子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

卒後即平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

命昭子不伐莒亦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

水火左傳 卷三 昭公 民 華川書屋

凡賓位人多事多者須將輕筆零星安頓然後抽出重筆整片寫主人則事有條理而文亦精神如此篇前半零叙多人後半整片寫南蒯是也但整片後截然便往又嫌前太促後太寬支勢一往不返特留一事帶叙于末令首尾映發有情譬滂沱已過猶聞空塔滴瀝爛縷之餘猶見縮綫點綴竹籬也妙矣哉整片中又須有錯綜若將鄉人一嘆一歌併作一處了無生動之趣今將校筌一番議論夾叙于中便令首尾回互若斷若連絕妙間架

文有叙述有論斷此篇專伯論也鄉人斷也蓋即以叙述為論斷矣起句無韻咏飲連叶思云聲與志叶謀音謨史圖叶身臣與人叶叶法景變

忠信則可不然必敗劈頭明候以下作兩層申說前一層只就文詞作斷後一

左編

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乎子曰然故

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

婚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釐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婚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頗普何反季孫慆兩歸罪於

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愁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

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

以書以書以敘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

而出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正義曰詩攸

攸指旌故以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彼為懸之貌寡臣而國人君之事故言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

蒯校箴之不指其事況上言凶正義曰尚書孔註

以所箴之事室下校上謂人下一等使歷上之也此則不告

一籌而使之筮也過坤三三上坤之比三三坤下坤上

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

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層并論其枚筮之非使南劇藏頭露尾
伎倆無絲毫躲閃快甚

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
坎險故疆坤順故溫

和以率貞信也
水和而土安正 故曰黃裳元吉

人臣剛以禦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
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言非下不

共不得其飾
不為 輕舉非善 失中 外內倡和

為忠
不相 率事以信為共 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 謂正

直剛克柔克也
補正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夫

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

正義言此黃裳元吉之易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

以占陰險之事蓋因其枚筮而知其有不可明言者

故微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參美 盡備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 將適費飲鄉人

南蒯自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言南 蒯在

費欲為亂如杞生于圃圃
從我者子乎 稱言從已可

不失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鄰猶 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
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收 平子欲使

一嘆一歌都用隱語相映成趣而前語
猶泛言有人此則直言非吾黨之士蓋

其事漸露故其諷益深家臣身圖前已
道破故後只以去從決之暗暗相承說

下非前切而後反寬也 句句叶與前
隔句韻迥別小小處無不變者

三人共謀慈告公勦叛費小獨無事事
已見于欲搆二子句也伸縮法妙

三書
昭公
三書

前後獨出色寫昭子乃乙傳中特表甲事之法觀諺所云君子落得為君子而小人之枉做小人也蓋明南氏父子濟惡叔孫父子濟美激射親切此史家插叙之妙也

此篇只兩截文字前平用縱後平用擒起手撒行為後車轍馬跡寫照兩雪靴鞭云云為王度金玉作反映與與與田三段都為拜心醉飽立案前則步步伏後則步步應絕妙章法全在中間一斷頓挫生姿若一連寫去尚嫌直而少致矣

通篇生情布景抱以出入二字為眼日咀華云讀者細看前番出時如何身分再看未後入時如何光景便悟作者特

地兩首對寫之妙可為知言 中間一入一出亦上下轉關情景生動處

三問三答問者滿腔拉雜答者隨口風雲摹神之極筆也

首段妙于極詳次段妙于極簡句句是字却句句是奪求段又妙于詞說分明尾大不掉醉飽者彼昏不知耳

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

圍費傳楚子狩于州來狩冬次于潁尾潁水之尾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蹏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

大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

吳鄢五刀許驕二反楚子次于乾谿秦所遺羽衣也翠被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復服福二音翠被

以翠羽豹鳥以豹皮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

夫按劉炫連下文以右尹子革夕莫見王見

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

與呂伋齊大公之王孫牟衛康叔燮父晉康叔禽父

周公子康伯燮父之子禽父

伯禽竝事康王康王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

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魯語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三國分

見定四年傳齊之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

所得則無以言之與我子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

城沛鄉縣南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完 華川書屋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

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

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周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日

昆吾。少日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忽怨鄭今鄭人貪

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周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子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平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徐蔡二不羹。前城

陳蔡不羹。註明有二不羹。劉炫據國語作三城。且謂古四積二為三。三乃三字之訛。正義已駁之。補正李

雲。雷引賈誼新書。楚靈問范無宇。我欲大城陳蔡。蔡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存參。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制圭以為鉞。由一件極後次。與翠被。豹馬相映妙。

鉞。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諭。以刀喻斧。機鋒語。譏其順王心。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薦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左氏慎作橫崗斷嶺。蜂腰鶴膝。格若此處。正千花團錦。簇時忽然一閃。變作水冷雪淡境界。極起伏頓挫之奇。

以前都作寬縱之筆此處便一手擒定
鬆便極鬆緊便極緊鬆以養局緊以鍊
局而前路之鬆都為後來驟處蓄勢極
意結構之文



此論斷如字易得極重難得空靈此文
前段議論筆筆用翻跌後半議論又輕
釋借証全不犯手結處一斷又純用反
掉通篇竟無一筆正寫實寫真滿紙
精神飛舞只如天花亂墜觸處繽紛却
半點拈弄不得異樣空靈文字也
林西仲曰楚靈頓年用兵總是投龜詎
天侈心未改子革料是正言不入只得
以將順為匡救及論左史倚相迹口把
古詩莊誦一遍意謂賜亦可求山亦可
求諸侯亦可使畏但恐民力既竭禍起
蕭牆無人領受耳蓋王既悟使即時改
罪已之言振旅歸國修德邱民猶可免
普梁之潰然此副侈心蓄之已久非大
自得方者必不能一刀兩段楚靈豈能
及此宜其不免耳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長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 皆古書名○索听白反本又作素○正義
曰尚書孔註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常道
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

丘丘聚也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鄭
註以墳典三皇五帝之書賈逵以為三王五帝之書

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張平子以三墳為三
禮爾雅墳大防也禮為人防八索八議之刑九丘周

禮之九刑索丘皆空也言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
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諸家各以意言

無正驗故杜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但云古書 周穆

極也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 林云三心字見一為眼見
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

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招常遙反又音昭○賈云
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為王圻千里

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獲沒
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 祗宮 不見

篡弒○祗支祁二音○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 臣問
補正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祈宮于南鄭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 惜惜安和貌
式用也昭明

也○惜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金玉取 形民之力
一心反 其堅重

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
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

俞寧世曰凡物最忌盈滿秦侍堅唐莊宗都在滿中失脚通篇極寫楚子之滿醉飽二字正是點清滿字也

孫執升曰此傳之妙不可言盡三問三答有心者語語皆後汰者一味誇張兩路寫來各有神吻一妙也答鄭田處只用周不愛與鄭敢愛田二句詳略互見借上作勢二妙也問答之際忽用工尹路請命刺圭以為鍼秘截住若無意若有意三妙也于王入時插析父與子革私相問答一段四妙也王出復語不詳其語挿入左史倚相趨過五妙也因王之贊左史而插入周穆王事謂其不知祈父之詩其事之有無左史亦不置辨惟以啓王之問六妙也其尤妙而人易忽之者在起處敘事數行形容得多

少威靈氣頗多少從容華米原來禍不旋踵會得此旨觀入行文無遺義矣

從通 馮以驛天開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男 馮張孫近讀

孫孫念節

校輯

醉飽過盈之心。正義曰設言以戒司馬美其志性安和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金然用如玉然使之堅重可寶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不可有盈溢之心此借司馬以諷諫王也。按補正蘇氏謂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于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于醉飽則民不堪命朱子又謂近看貞觀政要及家語皆作刑民字刑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如此恐與上四句不貫刑民上須更。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加一母字乃得從舊註可也。寐數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肥役在此年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驛天開增訂

昭公四年第二十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不書不以告廟

子歸于楚賦其君虔于乾谿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終

左繡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三

華川書屋

借上作勢二妙也問答之際忽用工
尹路命制其以爲鐵秘我往若無
右何意三妙也于王入時揮柄父與子
不其相制也後四妙也王曰德語不
計其語攝人必史所稱也
王之賢左史而補入周穆王事其不
誠與會言其言賤人許文無處尋
公孫慶慶心之於容華米氣來不

刑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爲養而無饜足之心如此恐
與上四句不貫刑民上須更
加一母字乃得從舊註可也
王揖而入僕不食寢不
寐數日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仲尼曰古
○晉外輪與因罪之變也
此也
昭公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宋林嘉叟唐翁附註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昭公四第二十三

男 馮張孫近濱

經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
叛不以告廟

男 陸麟書異文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人言陳蔡猶列國也此
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此非

左繡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華川書屋

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歿在五
月又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林
靈王弒比立弃疾殺
比代立是為平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列於諸侯故不稱爵
殺不稱人罪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
平丘在陳畱長垣縣西南○林晉復合諸侯也
晉合諸侯由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

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齊
公不與盟
魯不堪
晉求讒

愿弘多公不與盟
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

會
無傳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受封
于楚故稱爵

諸侯納之曰歸○林于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
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
曰陳侯蔡侯何不予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竅歸于鄆
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互得國公子之辭
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
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正義曰稱
爵以其受封于楚書
名以其未成爲君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後
以君禮葬

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
用大師焉

日滅○正義曰州來不繫楚
者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也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爲費人所敗
平子
不書諱之

怒令見費入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
區夫魯
大夫○

一正一反而反中又分兩層先應畔字
後應歸字亦以一順一倒前奇後偶爲

章法 三若字寫出借箸而陳神理

孫執升曰從來招攜之策無如先結民心○民心既散○叛臣自無與守○回紇欲掠西京○廣平王稽首曰○今始得西京○若遠俘掠○則東京之人○為賊固守而不可復○區夫教平于懷來費人○所以散南氏之黨○而使之無與同惡也○都祭得起而逐之矣

此篇叙前篇之亂○依經分傳○只作兩大截○四大段○讀二女殉葬以上寫公子比弑其君○虔事以下寫弃疾殺公子比事○靈王卜至楚其危哉○重寫靈之所由弑

子干歸○至何以異國○重寫比之所由殺○而前兩段敘事為一截○後兩段論斷為一截○章法極整
兩截又當作三層九節○讀首節克城而居○與次節請蕭為軍對一寫亂端一寫亂主○凡兩寫蔓成然為眼目○而以先入師潰束之○此是經前一層四節投車自縊與五節夜駭自殺對一寫虔弑一寫比殺○各以子革乃歸于王○乃行為眼目○而以莖嘗改葬束之○此是正寫經題七節靈十投龜○與八節平拜壓紐對一重論靈亂之由○一追記平立之故○都以初字提頭作眼目○而以叔向論子干束之○此是經傳之餘文○猶八股之有大結也
節次極明
通篇只寫三個人為乾鑿作傳○故從令

匡烏侯丘于二反○言非筭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正義謂非先王服畔之道泥

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為之○聚于偽反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在襄○年○及即位奪遺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大夫

在九年圍蔡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歿焉○楚蔡在十一年消仕○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鑿○蔡其父在國故歿○申會在四年○正義戮者陳其罪○之會越大大戮焉○惡以狗諸軍將殺之而不果至今○在楚故怨○王奪闕韋龜中鬪○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而作亂○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然邑而使為郊尹○尹治郊竟大夫○故遺民之族及遺○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遺民之族及遺○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圍固城克息舟城○會所戮者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華川書室

尹即位無道叙入而自投車下及子革
 三番算計不通都是日寫供狀讀之極
 暢快又極慘悽而一面寫靈之所由亂
 一面便寫平之所由立自陳蔡以及許
 越自成然以及觀從無不效用而除宮
 周走衣囚使上等種種權術過人讀之
 使人怕又使人愛至于子干因人成事一
 籌莫展強盟名盟但憑觀從提調勸殺
 奔疾忽又婦人之仁而夜駭走告倉皇
 并命卒為成然所賣也讀之但可笑絕
 無可憐合來抱見靈管法平當立誓教
 不得爭而一則詒厥于諸天一則預兆
 于當璧一則定評于叔向此作者前叙
 後漸之大旨也
 通篇又只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奔疾
 是也子干固為所殺靈王亦皆所算故

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正義曰以圍時有
 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補正以固息舟為二
 城。觀起之歎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十二年朝吳故
 名。觀大夫聲。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蔡大夫聲。觀從以
 子之子。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試作亂。年子干奔晉子皙
 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觀從使子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
 竝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
 已徇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已音紀

起手即于成然事中先伏蔡公一筆次
 節便連寫以蔡公命乃奉蔡公蔡公公知
 之蔡公使先入乃至除宮而使從師乾
 縶者奔疾夜駭而使周呼走告者奔疾
 即子干既歸而五利五難旁觀無不以
 奔疾為宜有國也則所重可知已
 為寫一個人又特寫兩個人兩個人者
 成然與觀從是也成然則首節于六人
 紛亂中既照次節于三公子人楚又點
 國人大驚獨使之走告子干平王即位
 又使先為令尹而推本于韋適之屬至
 于觀從以首事特提而強盟猶然從師
 乾縶始借奔疾以封陳蔡繼即除奔疾
 以王子干而終則去暗投明而為十
 尹亦當日出色人物故成然而外於諸
 人叙事較詳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子皙也言
 從。以自免。權術過人。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歿公則如違之以
 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歿公則如違之以
 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歿亡則可違。若求安定則如
 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
 帶手。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穎川
 縣西南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正
 義曰二子更無賓眾
 唯依陳蔡人耳以國者許復其國以招慰之。楚公子
 補正只作依陳蔡之眾以立國較直捷

首段叙亂本無筆不換首句與寶爵次
許與蔡對次單句次兩邑對或詳或略
或順或倒至總叙作亂重又將王所不
禮儀中隔斷皆極變之筆
次段叙亂主觀從首事故須另提然以
蔡公為主起云以蔡公之命猶是觀從
之謀次云乃奉蔡公猶是蔡人之意既
則曰蔡公知之便放蔡公出一頭地後
直曰司馬使觀從于是觀從全為蔡公
所用而賓主瞭然矣一路叙置如春山
出雲逐層變化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
蔓成然四族當連

羣喪職之族說成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
然已列名于上矣

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人為復讎之名藩離也依字應作蔡公使須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離也依字應作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
狎皮皆扶蠶扶移二反罷音皮又甫綺蒲買二反

正義正僕太僕也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周禮下大夫二人

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

歸復所後者散衆是急著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

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于車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

壑矣擠隊也擠子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師及訾梁而潰一句束住上段却又領
起下段與殺囚取墓數句筆法正同

文字必有正而一番實寫如右尹子革
一殺為靈王之殺寫一正而下周走而
呼一殺為子于之殺寫一正而都是特
地著精神處聲情畢現神致如生而兩
相對筆歌墨舞之文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浚夏將

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公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

門也。正義孔晁曰棘楚邑襄。二十六年傳吳伐楚克棘是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申亥以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又是此人謀與前對看。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夫無而起一。駭為奔疾機變色。相恐以。乙卯靈王也。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驚

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于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于。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

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居。子于于訾實訾敖。云即楚于靈王潰師之地。明子于弑王也。惡極。不成君無號謚。殺囚衣之王者楚皆謂之敖。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六 華川書室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成然 楚師還自徐 前年圍徐之師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是乾谿援師此師謂

蕩侯等五子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定二年楚人伐徐之師也

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果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復九年 林立陳惠公吳子陳蔡平 致羣賂 始舉事時 施舍 公廬于蔡陳蔡已滅故言封

寬民宥罪舉職 泉職修 名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觀從

于殺棄疾棄疾今名用 于殺棄疾棄疾今名用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之明在君為君之義

卜尹 唐云得安反側法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 欒櫟

本鄭邑楚中取之平 用命也合上文却與起處作及服之筆且為未段 事畢弗致 知鄭自說服 鄭人請 王新立故還以賂鄭

日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 伏爪矣

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 降服如今解 曰臣過失 冠也謝違命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 并結

告子也 王善其有權有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 事將復使之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尚庶 不吉投龜詬 殺囚案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 區區小天下 詬本 問更有何物大子天下者左傳中有此絕世妙語

以上件件結局以下重又作結一節收靈王却從小處補寫一可笑事一節收平王是倒叙一絕奇事一節收于忽從旁觀展出大議論段結段變蓋

又一章法矣。須知不是寫于干，正是寫弃疾。以大旨只在靈弒平立前，既詳寫靈亂本末，則後自應重寫平立原委。于干不過借作驅除耳，或以此篇關鍵在子干故，追叙甚詳，恐失作者之意。靈王十一節本是回應起手，收敘前篇，却又與下二節合成片段，亦束上起下，法有於從亂如歸，截住者非。

于干歸亦可另作一篇讀，是整齊文字，與通體奇縱筆力頗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五利對寫，而末單收于干，下半齊桓晉又對寫，而末亦單收于干，與通篇三層九節每層以前偶後奇作章法者，暗相配其結構，豈信手雜湊者耶。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

無家適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

望。羣望星也。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其王妾，大室

二年傳楚司馬子庚聘秦為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

夫人寧知此巴姬是妾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

次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如焉。于干子皆皆遠之。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

危哉。乘立長之禮，違當璧。于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于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于干共同好。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于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有

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子干歸亦可另作一篇讀，是整齊文字，與通體奇縱筆力頗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五利對寫，而末單收于干，下半齊桓晉又對寫，而末亦單收于干，與通篇三層九節每層以前偶後奇作章法者，暗相配其結構，豈信手雜湊者耶。

俞寧世曰後段連作追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行巖子灘頭逆折而上峰巒林木刻刻改觀四君成敗之由牛因人事半關天意未載取向語既似閒評又若總斷一篇散碎文字得此方覺力量深厚

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于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無親族在楚無豐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覺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亾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

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

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次棄疾并領陳事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苛音向本或作荷音同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

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五難在前五利在後有民二也民信也令德

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妃子君陳蔡居常五也弃疾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紆徐之妙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亡音

無又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合德國無與焉無內主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而截中亦以單向作轉皆庶賤○補

出亡因亂而入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僖公妾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桓齊

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出奔莒衛有國氏高氏有國高以為內主齊上卿從善如流

言其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

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犇賈佗以為股

肱魏犇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

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憤公不恤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其有寵子

國有與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

楚而不送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晉成虎初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貳其為

取耶故取耶在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晉

此篇論事以晉會平丘為主論文以子產爭承為主以晉為主故開手從晉成虜初諸侯貳心叙入討貳注意齊魯鄭三國依經分傳凡作兩次截讀前牛以遂合平丘作雋子產相會略點一筆而詳寫齊魯兩邊議論于後後牛以同盟

左傳卷三 昭公

平丘作領服齊師魯略點兩頭而詳寫
子產兩番議論于中前偶後奇剪裁極
勻以子產為主故前半于將盟前即開
叙一僂幕九張事下半于及盟前又插
叙一速張于除事相應成章而齊則懼
而聞命魯則懼而聽命子產獨盡力
爭直扶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不但遠
過于齊之遲速唯君雖魯以惠伯之辭
亦且從意如而西也故特以夫子三層
巧許作結左氏往往于賓主互用並行
不齊處見穿插之密鑄錫之精其手法
必非粗心所能驟便也

同盟止于平丘晉霸已衰全非守信修
德面目叔自文無可如何只得以示威
示眾勉強支撐看其于齊于魯徒理短
詞長于鄭嘿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面
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產純用對面激
射筆法譬如兩鏡相照鏡無定形而神
致則面面生動也妙絕

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叙法各各
不同子產不必言衛止叔鮒求貨故只
用輕筆撇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
所事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
季孫尤題所重故以取鄭始以平子歸
結而知莒之訴惠伯之對嚴密加詳此
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插布置不偏不亂
者也
通篇以乃並微會作緣起以貳字為眼
日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為綱領以示
威示眾為大旨以將盟及盟為提撥界
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二字一照即結魯
懼則依經另結鄭爭承則于事後重結

吳子于良

下邳有良城縣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七月

丙寅治兵于知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

半舌鮒攝司馬

鮒叔向弟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幄幕軍旅之帳周禮鄭註在旁曰惟在上曰幕皆以布

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

子大叔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宜大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有

欲使衛患之而致貨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與一篋錦

屠伯衛大夫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

君之宇下

屋宇之下喻近也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

敢請之

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

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

曰晉有年

舌鮒者瀆貨無厭

瀆數也

亦將及矣

將及禍為此役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芻蕘者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有貳心故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獻公王卿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底致

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參錯中線密通清

春秋左傳

卷三

二

春秋左傳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餘故功多也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

開也行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日國家之

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

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閏朝以

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

訓上下之則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

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講禮於等也示威

於衆也。昭明於神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

三蕭

春秋左傳

昭公

上

春秋左傳

迴顧起處以作中間提掇。齊人懼魯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寫即嫌其板忽於中間補入示衆建旆一番熱鬧掛場局法變動通身神彩煥發讀者耳目為之一新真絕妙結構也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其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一句承上起下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習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後點諸侯凡十七處亦張目知人莒人愬于晉曰

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女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我之不其魯故之以不其晉貢晉侯不見公女伐也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

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不濟處

其畏不歎倚什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

忘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邠莒杞節之怒四國近魯

數以小事相忿節已滅因南蒯

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閱其二憂子仲二

命寧世曰晉自此十有五年不合諸侯迄于召陵伐楚不克遂以失圖蓋晉朱會執之後楚日憑陵晉日偷逸叔向不忍坐失諸侯勉為此會示威示眾事非得已故此文以晉為主以鄭為客晉大國也而不能服小國之心鄭小國也而可以抗大國之命則晉偷而鄭說也齊霸國之餘魯示國之長齊魯有武則諸侯皆武而之偷可知矣齊魯而懼則諸侯皆懼鄭之競又可知矣夫十四諸侯同盟人名有詞國各有事連篇累牘尚不能罄洞見情勢則提綱挈要大局了然至如叙晉人瘡賈之罪見其所以失諸侯之本叙子產料事之明見其所以抗大國之具開處冷處皆有深意學者識得此等法度凡遇朝廷大典禮大戰

右

功命題起草胸有成竹曲直煩簡手筆自高斷無蔓延踈略之失矣

王或慮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直序其事以叔向為主晉之罪皆向之罪也顧示威示衆衛畏而賂齊畏而與盟魯畏而聽命獨被子產窺破視若無有爭承不屈向遂無如之何故此傳以叔向為主而子產為賓此作者之意也

孫執升曰按晉會諸侯由是止一日不可以不示威一日不可以不示衆夫仁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國人心世道之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為何如哉子產爭承曰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後世惟眉山父子能通其意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與盟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伏下爭承至昏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及盟子產爭承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

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稱公侯足句辭耳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請息也行理

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服云藝極也一日常

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今在矣自日中以爭至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或偷之不暇何

暇討或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

所侵陵不成為

左

春秋左傳

昭公

百

卷一百一十五

兩段起處補叙于產懼幕速張于前收處又附叙哭子皮事于彼亦以前備後奇為章法覺裏爭承正項于中也文律摠以相配適均為妙

文以于產為主故召作收然然于事則勝却主人翁矣輕將合諸侯三字關合遂合諸侯于平丘結一過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輕且密也

註雖兼美晉意實專美于產美于產而平丘之可議在言表矣

公不與盟信和莒之詐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之蒙裏魯大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 懷錦奉壺飲冰以

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

飲蒲伏本又作匍匐音童又音勇 時八月乃

夏月也故飲水以辟暑不當解作箭筒以與壺複

補正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秋子服惠伯從至晉

也湫一音椒即子服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 無為為

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

為治乃國家之基本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

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正義言盟主會

產爭之不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為得禮則子

為有共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乎四千今

而不整邊且不脩備言夷狄 晉荀吳自著以上軍

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 大獲

而歸為十五年晉 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訖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復六國封陳蔡對說却以陳蔡為主故

于上層先透一筆而下以重筆另對亦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五 華川書屋

不警邊故侵而不知不設備故競而不

敵

前奇後偶章法。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一句為上下關板而逆提順結用筆尤活。三禮字頗可摠點却整整寫三遍省則復省不省則徑不省傳例如是。

此語自反而不縮矣。乃歸季孫之機也。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

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乎。隱大子之子

廬歸於祭禮也。也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

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

得此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公子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

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始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且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

與大賞其爵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即裁之外府置之外厭意而語特大。平排四未字極板連掉兩在字極圓。

此篇叙晉歸季孫事以惠伯為主未歸則說之使歸許歸又欲歸之得體極有作用季孫無識反為鮪恐而惠伯之待禮如故也微惠伯其不見矣于穆宣乎。

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若曰無罪而惠

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鮒也。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

平子。而一以理動一以情動。文之不能

動人者。必不能入情入理者也。

許叔魚正見言亦有辭。但能恐季孫

而不能恐惠伯。是對面反映法。

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

除館於西河。西使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而後至亦。○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林武

夏四月。無。○秋。莒曹武公。無。○八月。莒子去疾卒。未

盟。○林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冬。莒殺其公子

齊著丘公之弟庚。與立。是為其公。

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

○德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

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矣二人南蒯

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矣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

祁字慮矣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

說其弼臣者猶今請得妙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歿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遂劫南

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人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子

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

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張強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

職收前節司徒老祁慮祭來歸費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

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

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

此段完南蒯叛費事以祁為偽盟來歸
為主詳在齊一當譏評斷南蒯所以出
脫祁矣也否則以叛易叛兩人為世誦
待盟請盟對叙未以歸費結之亦前偶
後奇格



雙提兩簡兵句本重用師然用師必先
撫民中十六句皆撫民中禮事亦亦重

結息民而輕帶用師運籌百筆
上國東國一詳一略恰包實事于中間
絕妙章法

以一筆結而設息民願結撫民用師例
結簡兵老深之極

只力個人用三層寫出第一層只兩人
第三層添出三人都兩開視第三層將
五人中合讀之極糾紛却極清晰妙筆
凡糾紛處用整筆方鍊讀此可悟

有德無厭是案平王殺其身而庸其子
無忘舊勳即以叙為斷矣

春秋左傳

卷五

六

華川書屋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
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分與也
長孤幼振救也

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
使流散○介一古賀反
救災患宥孤

寡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

詰責問也○

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而

未殺

禮新敘舊

新爵

祿勳合親

勳功也

任良物官

親九族

也。正義言量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

者亦如之

如然揚之承宗丘台受而推廣之
好於邊疆結好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

正義謂十九年城州來以洮吳是也十七年
長岸之戰未滿五年吳來伐楚不可不戰非至

本心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慝

郊公著

國人弗順

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

與莒莒共公○與

蒲餘侯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

蒲餘侯莒大夫茲夫

郊公惡

公子鐸而善於意恢

鐸亦羣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為下冬殺
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

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
養由基之後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

闞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闞辛居郢以無忘舊勳

前兩人合謀此便分任其事伏應甚明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陽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齊以

此篇一崇兩斷叔向斷三人仲尼又斷
叔向之意相承遞重由散而排最是整
瞻文字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
趙六二反正義曰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
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鄙則鄙是雍子之田也
而巫臣之子平之晉語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
云邢與鄙比爭疆界
叔魚攝理攝代
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三人同罪以叔魚為主看末段單以三
數叔魚為直也妙在前半久而無成語
便見一賂一殺單從叔魚而起平叙中
已伏側重之案不解此種筆法則前平
後側皆屬相判轉亦必費手矣

鄙本雍田而又有靡角勝楚之功罪在
雍子當是叔魚故意刀難以索罪耳及
受賂而後伸之則邢侯得以有爵矣不
然舊獄久而無成何至叔魚而遺前之
哉 卜文自知其罪雍子亦必有不是
處况欲入人罪何患無辭問官未受賂
前是一樣審斷既受賂後又一樣定款
雖百世可知也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蔽斷也周禮庶民
之獄以邢成蔽之康
諸不蔽要囚皆
以蔽為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施行
次實指其罪狀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
掠取也貪以敗官為墨
昏亂也
墨
不
稱
殺人不忌為賊
忌畏
夏書曰昏墨賊殺
遂書三
者皆死
刑
辜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言叔向之直有古人
遺風正義服云施

治國制刑四句由主入賓下三言兩賓一主亦一順一創法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本以直字應上却創添一義字與結處呼應妙法只一牽上搭下筆意圓轉不滯耳註謂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天下未有不合于義而可為直者杜公竟未讀魯論來

殺親益榮此言恐傷友于之心疑非夫子語也

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孔晁國語註云治國制刑不廢其族也尸氏反杜無註當從施如字

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本傳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看結句當

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許也謂言鮒不相或謂其難湊非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

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林云有直名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三罪唯魯晉子問不可以

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義者于事合宜所為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劉炫以直則是義而規杜氏非也。按前曰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疑怪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非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段前三句。自非祭禘而喪氛而在泄。事後二句。自泄事而卒而去樂卒事。乃劉慮喪氛祭禘。作一順一逆筆法。

譏人所以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

杯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實錄而見。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齊戒補正曰此乃春禘秋嘗之時

禘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同唯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為三年喪畢諦審昭穆之祭要之皆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按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以武公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而不予太廟與補正說合。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禘非祭禘也喪氛也。

禘妖氛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為非祭禘也氣惡

氣也。禘子鳩反。周禮有祗禘之官鄭云祗陰陽氣相侵漸成禘者服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故曰喪

氣其在泄事乎。

泄臨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禮也。

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

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

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上位服虔以辱為

欲連下句讀非。

又謂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

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

王唯信子王唯信吳余唯信吳臣豈不欲吳四起句一樣筆調相映作章法章法奇絕人四層作兩半讀參差整齊兼而有之。

唐錫周曰看他為朝吳謀像一片熱腸為蔡人謀像一片熱腸為平王謀像一片熱腸大奸似忠信哉。

中平王之所忌現身設法諸至巧也

俞寧世曰轉變似植弓峭刻近國策

王或庵曰在蔡二字領起通以複句見
姿大類考工公穀章法

此篇直是兩對格前不許叛後不違降
前語先正而後反後語先反而後正前

叔向語用寬引後事君語用駮接前段
庶民以信為骨後段事君以義為骨兩
兩相對至邇姦教急極言其失前用之
後半後用之前半極其參差或以吾城
叛我亦能事君將對面翻轉看前用之
前半後用之後半又各作上下轉極尤
雋爽可喜若前以好惡不愆起後仍抱
好惡不愆結前云欲城後云城可獲格
則截對而意自申通合兩為一章法勻
密者矣 庶民事君雖分說其實以民
為主看上下凡六點民字也

故宣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

臣豈不欲吳明矣而卒為所蔽小人復何忌憚乎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

謀據註當前知為句恩意只作一句讀前指乾谿

之役而言言我早已知其權謀有異于人不可不去

也較孫云設謀巧造語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

捷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傳為三年之喪二焉張本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如周葬穆后起本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自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好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庶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

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守。縣對降字。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

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

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正義曰十七年荀吳詐祭于維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糶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知其力能必獲故因以示義也

忠以死君命無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方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載鞮歸載鞮鼓君名。載木又作

之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

以文伯宴樽以魯壺躒力狄反。周禮司尊彝云

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文伯揖籍談文

物。林蓋是時晉為盟主不修職貢

此篇前後相對王責籍談重在彝器而譏其志典叔向責王重在喪宴而譏其忘經語意皆相準而立章法不偏枯也

王求彝器却不重責其無而單責其志典晉論失禮亦不重譏其求而單譏其忘經都是將冠冕處求做個話柄其實一貪一吝滿肚皮意思都注在彝器上當于言外得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文伯揖籍談文

伯

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

分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

若魯壺之屬晉居潞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

及弄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又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平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

定陰密縣文王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全反

起結以兩忘字為呼應中又以兩分字為呼應皆自成片段處
唐叔文公相對遞說前分字在提句後分字在敘句又叔父其反無分乎一筆喝起下以非分而何順應無分再以不登叔父倒應叔父明畫之極

正義上繫參之周襄王所賜晉其後襄之二路文公大路戎路鉞鉞

鉞鉞也鉞金鉞鉞黑黍鬯香酒正義曰周禮有鬯人之官鄭註鬯釀黍為酒芬香條暢于上

下也賜鉞鉞者使之專殺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

戮賜程邈者使之祭先祖命云撫南陽之田事在僖二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

不廢東二假文有氣鬼神有績而載書功奉之以土出有南無之以

彝器弓鉞旌之以車服襄之路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

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抑

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補正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按此以叔父屬下為倒

前後都以且字為一轉。前忘分。忘祖有兩層。後樂憂非禮亦有兩層。特特相配為章法。

籍父無後斷在尾。王其不終便斷在首。恰作中間轉接左氏用熟之法。

樂憂非禮作兩層說。上從喪。喪輕帶。下從憂。歸重喪。末非譏王之多言詞意周到之極。

俞寧世曰。籍氏答在忘祖。王失在樂憂。忘祖自當無後。樂憂自當不終。此不易之理。非臆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不當樂憂。記攝籍談對。便見談不當忘。

且昔而高祖孫伯壓。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通。句亦。且昔而高祖孫伯壓。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通。

曰籍氏。孫伯壓。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壓以斬反。正義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子以少皞為。添出一人與上。唐叔文公相配。高祖意同。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壓。女司典之後。與之其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數色主反。正義曰。定十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按補正曰。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與正義說同。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求。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遂服禮也。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求。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遂服禮也。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求。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遂服禮也。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求。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遂服禮也。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祖至于典。出以疏越。精警通以淡宕。文格尤起。

孫執升曰。王言詞令爾雅。典故秩然。與定王之語。士季同一詳贍。然隨會能修執。以爲晉法。叔向刺王之悖經。而不知訓談以稽典。是憂不可樂。而祖固可忘也。王朝有人。當并與籍氏同其責。王或庵曰。意在譏王之失禮。爲二十年王室亂。張本王之失禮。主也。籍談之志。典賓也。乃賓爲正。傳則賓似主。主爲餘。波則主似賓。顛倒主賓。變亂奇正。此宣成以前手法也。

公平公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温。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也。卒哭謂卒此無時之禮。王之哭。蓋始者哀至。卽哭。虞祭後。唯朝夕哭而已。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申謂求器。宴樂甚。言以考典也。考成。典以志經。忘經而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正義言王忘已大經。而多爲言語舉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經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林齊景有志。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林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正義曰。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

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長同盟。公卒子頃。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公去疾立。

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公。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間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旣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一月丙申。齊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本叙齊侯伐徐。却插入楚取蠻。立于車。以楚之禮形齊之怒也。昭子却嘆無伯。又以齊之害形晉之衰也。皆意在言表。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突插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師至于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音陬婁

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以鼎以賂齊。林邾莒畏齊討

已故從徐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君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

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

異心無有念其是之謂乎

傳言晉民勞者也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夫立于東東南而張立于客間者蓋賓未

升階侍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

執政掌位列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

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補正言幾見有

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

幾如是而不及邲義同

提一怒字下文一反一正先破恥字未

此篇自是而載事下事與上事全不相
關然下文却全因上文生出蓋孔張見
笑于客富子以之責于產子產雖怒其
過當然失位之患鄙我之慮終當爭勝
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張賈之事
盡情抑使客輸情服罪而去而曩時
之笑我乃妄然自失矣前半大國及鄙
我字後半處處關照所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
也灰線州蛇至此文而極矣兩失位
不同文即借作聯貫映帶又一活法兩
禮字固一篇之王腦也

提一怒字下文一反一正先破恥字未

三語乃責富子作掉尾句句傳盛怒之神
後半篇子產語語剛執昔人云怒時不可作私書于此益信

當作邊鄙解言以我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

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類一方狠反服讀為類不平也正義曰二十八年註類

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正義此指出外

會朝大國而言孔張在本國失位故得不以為恥唐云通排七不命用四字勸作使命之不聽上不從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罪字亦借伏一筆

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昆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數說不盡為純務出醜盡情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

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服歸賑謂若

祭以內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先儒皆以服為祭社之肉大夫不得私自出

軍蓋奉君命以又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

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

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

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王共朴自共為雙○祿今一

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襲之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李進云好孔也

左傳卷五 昭公



反煞峭勁筆有餘然有意無意却已暗遞後文矣絕妙伏筆法

下文雖從上文而來精神却全注重後半故上截一層下截寫出兩層合來是前奇後偶格然一層中僑之恥也僑焉得恥之却作對說兩層中實若不知我

勿與知成食不為失位亦弗為却作一
申說分合處有相錯相配之巧
寡君不知此時落得推不晉下文却又
語語作喬家主可見此處便是故意作
難也 語氣猶帶怒容入神之筆
兩人語極通人情却不知子產別有意
思在

雙是揔收中間順承倒應左氏慣用之
法 緊照前失位之恥故兩意以定位
為主失位一層凡有四轉成食一層只
得一筆揔斷後又轉一意賓主輕重愈

四轉一層緊一層歸還鄭邑蓋後半兩
鄙邑兩失位乃適應前鄙我失位眼目
也
第一番只推不知第二番只推舊誓其
正意却透發于中段私下往復後兩弗
為只一點便足最是運插靈活處若寫
作面覆童子便語同案備
下中篇自成一橫格蓋以中間貫兩
頭者

若此客多少宛轉子產執意不肯初疑
未免太過細味頗以大國鄙我為言乃
知全為前文一笑發洩絕不相涉事寫
得如許關照有情奇絕

宣子謁諸鄭伯 謁請也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也

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 所以盡忠于宣子 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滋益也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 不復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食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銳細小也 韓子買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天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復重求也 成賈音嫁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此不應下須先代子產細辨如何處置實是也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

庸次比耦

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比毗志反

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蒿藜蒺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盟誓束

我無強賈

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徒弔反強其文反又其良反

毋或伺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

把持到底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盟誓不過借作推頭耳看他仍歸到成會失位兩意結煞有此正論始足服人

我勿與知又為前寡君不知何文飾得妙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

取則入聲與則去聲句亦有藝法也何乞也乞有二義

取與二義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此則取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不欲為鄙僑若獻玉

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布陳價

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

玉以徼二罪

洋語對兩層為

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餞送行

宣子曰二三

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詩言

子奮賦野有蔓草

子奮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近

相遇適我願兮○奮才何才可二反又士知反說文

作籒齒有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君子相願子已所望也

不足單二口頭一變生活又兩意以鄙邑為主語氣輕重有法

宜說到大國鄙我方在暗合前文真一篇如一苟矣

載問得口屬屬有色句句有味大抵意奇則詞易工

宣子請皆賦分明七子寵武嘗奈忽從不出鄭志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推陳出新之法也

上二段每賦詩必一答謝竟與寵武
篇同一機局矣此處忽然頓斷一層化
作兩層下又變而摠說三層併作一層
極變動可喜

王或庵曰禮所以定位無禮則失位子
產相鄭以小事大全在持之以禮無鉅
無細不敢一時自趨亦不敢一事傷人
所以能自立而不失位也韓子求玉事
庶微而子產持之始終不應守此道耳
此傳特序此事以見子產之能而前一
段借孔張點出無禮失位之言又借拒
富子點起拒宣子之詩皆先聲也後一
段序六卿賦詩設宴隱隱寫一禮字相
為透映而後顯出辭玉作結皆餘波也

分作三事看者誤 閉乎提出子產戒
曰四子最有情趣蓋子產所以祈宣子
者全在無禮矣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
位之孔張以貽宣子笑子產之戒何在
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此特文字
波瀾與子產無碍故序子產拒富子之
言非詳其懷諫過甚蓋詳其無碍于子
產以為下文拒宣子地耳嚴厲鋒鏘豈
漫然之筆

起亦以知鄭志便似出個題目不出鄭
志便是就題目做文字文無新舊以切
為工此正所謂切者
結併為前篇作收拾其不連前篇而另
作一首者文氣各成一格也坊本于前
篇則悞分子此篇又悞合總是不諳于

產賦鄭之羔裘

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
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已

音記舍音
救又音捨

宣子曰起不堪也

不堪國
之可直

子大叔賦褰裳

褰裳詩日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於他人乎
言已今崇好在
此不復令子適

他子大叔拜

謝宣子
之有鄭

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

是褰
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

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
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正義言

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按事字當屬
下為句補正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善其終惟
有是警戒當
子游賦風雨
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
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

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
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

之子柳賦擇兮

子柳印段之子印突也擇兮詩取其
倡子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此句鄭語也庶幾於
二三君子以君命

賦起賦不出鄭志

六詩皆鄭風故
皆昵燕好也 昵親
也賦

不出其國以示親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
方我其風夜畏天之威

言志在靖亂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
言志在靖亂
可兒不足少玉清釋得妙否則

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日子命起舍夫玉

篇法之故。前、發、嚴、聲、厲、色。此、發、和、氣、
春、風、合、讀、見、手、意、之、變、亦、復、佳、也。

俞、寧、世、曰、明、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孔、張、
失、位、第、二、段、宜、子、請、環、第、三、段、六、卿、賦、
詩、以、位、字、禮、字、罪、字、耻、字、信、字、終、字、作、
貫、串、遂、令、三、段、鎔、成、一、片。

習、實、為、常、不、唯、晉、想、平、子、章、亦、被、他、道、
破、爾、勾、惡、識、正、是、怪、其、小、時、了、了、也、當、
微、會、之。

蘇、山、林、也、只、四、字、而、從、事、山、轉、出、斬、木、
甚、簡、而、明。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勿、句、
無、一、字、閒。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以玉馬藉
手拜謝

○公至自晉。晉聽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
子子服回也

隨、公、從、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勿、弱、六、卿、疆、而、
晉還

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

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
惡鳥路反。按今皆讀平聲

○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
加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

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
柎音附又方子反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執山林也。執養護令祭
殖。執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尊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自往見之
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
子也

經、丙、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然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
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
勃。正義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蒼龍宿之體

心在中最明故以候四時字彙
星也狀似掃帚光背字字然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

岸
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
楚地○林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君臣不見

經者十八年
吳入郢矣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

叔
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
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穆公賦菁菁者莪
菁菁

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

乎
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言若無所以
治國者國豈能久林註解以為用謂用國之才非

正義謂不有學問
之人亦屬添設

反語作贊亦別

口食而鼓用牲于社其見譏有識屢矣
故此番祝史特請用幣之所昭子引禮

便兼伐鼓說平子以正月朔為言止而
不用當亦兼伐鼓用幣而言太史並正

其失又引夏書則單証奏鼓乃特與請
幣對看見此三者缺一不可也林註于

止也單指用幣非

平子誤會六月非四月太史單辨此月
之即正月故起結特用重筆與昭子語

重伐鼓用幣不同平子執定其餘則否
便是既不信禮又不遵時不君君言其
目無王制云爾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禮正陽
食當用幣於
社故請之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
伐鼓

於社
責羣
諸侯用幣於社
請上
伐鼓於朝
退自
禮也

平子禦之
也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

也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
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
大史不言在此月也○正義曰平子蓋以正月為歲

首之
目過分而未至
過春分而
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
星也日月

未夏至

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正義謂減其物采蓋象。

朝服而用素為之。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

如。今之單衣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今亂征。警奏鼓。警樂師。齊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孔安。此國曰齊。夫主幣之官。鄭云蓋司空之屬。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志。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補正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

君之心。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皞氏身號金天氏。

代號也。下炎。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緇。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其上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其工氏以水。則徒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一篇與故當分三層讀。首尾是賓中是。起于提明吾祖下文便應接少皞說去。

却先引四賓以陪一主。自是領掛視托之法。但四賓之中。依次說來自當以伏羲為稱首。却偏留在着末。既令龍鳳以類相從而太皞少皞賓主相對尤為工切。此敘述中剪裁巧妙。處處徵實而極簡空也。大抵錯綜顛倒必有妙義。否則徒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

瑞故以。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龍命官。

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

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立鳥氏司分者也。

玄鳥燕也以春。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夏至鳴冬至止。

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鷦鷯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

氏司閉者也。丹鳥鷺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鷺必滅

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鷓鴣也。鷓鴣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鳴鳩氏司馬

實謂以鳥名官。凡四項作三層說。以五鳥為主。五鳩佐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看其五鳥先應後分。五鳩先分後應。五雉九扈有應無分。又五鳩作欲雉扈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連點三民字為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也。鳴鳩上賤也。勞而不。鳴鳩氏司空也。鳴鳩平均故別故為司馬主法制。爽鳩氏司寇也。

為司空平水土。○鳴簡。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鷺故為司寇主

盜。鷓鴣氏司事也。鷓鴣鷓鴣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

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鶡雉。伊洛之南曰鵲雉。○鶡音存。又音遵。鶡側其反。翟音狄。又音濁。鶡又作希。翟許

韋反。賈逵曰。鶡雉攻木之工。鶡雉搏壤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鶡雉攻皮之工。鶡雉設五色之工。考工記

更有刮摩之工。此無。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所屬亦不可據也。

正義。雉聲。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鷓鴣。夏扈鷓鴣。秋扈鷓鴣。冬扈鷓鴣。近夷也。

我出不能紀遠一質譚有歸宿文亦有首尾最結構圓足處

通篇排偶忽用單句作收文氣靈活特添遠近二字作對以縮前結後文意濃厚構局最滿

夫子語一句收應末段一句收應前段真無一字落空也

唐錫眉曰庭只鳥各官三字窘者何處生發耶看他偏從四面八方寫來題前一極題後一托結成异形中間貫通正而條分縷析燦若雲霞左氏此種文旨空前絕後之作

傳荀吳滅陸渾事却不從宣子夢授陸渾叙入開開寫一層劇請祭襄弘警備于前而獻俘應夢輕輕倒作掉尾極變化有致也

伐戎人事也而以鬼事始終之文即因之成章法矣

左傳

黃棘扈窈丹行扈啗宵扈噴桑扈窈脂老扈鵠賜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音戶鳩扶云反鵠勅倫反啗側百子夜助額三反噴音責又音贖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窈玄趣民耘苗秋扈窈藍趣民收斂冬扈窈黃趣民蓋藏棘扈窈丹為果駮鳥行扈啗晝為民駮鳥宵扈噴噴夜為民駮桑扈窈脂為扈民無淫蠶駮雀老扈鵠鵠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

也。顯頃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仲尼聞之見於

而。以民事命官。天瑞遠民事近。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

官學在四夷猶信

失官官不修其職也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以忠諫見進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

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

之庚午遂滅陸渾敷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構荀

晉侯使屠蒯如周

略公

言

陸渾子奔楚

一事而三人料之議論多少不一其實皆相承說去也第一節提明火出必布諸侯有災兩意且虛說第二節便從此申說夏數得天及丙子壬午云云乃是實指火出必布一層四國當之至水火之牡乃是實指諸侯有災一層未一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又是提頂中節兩層通篇兩頭層中間詳以互見為章法乃又出一格矣

夏數得天不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却將四國當之夾說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遙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等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不其以丙子若壬午作平都用懸空寫起之筆推步文字最難得此種靈活姿致也

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

正且告成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

音東及天漢補正曰八月心星在西申須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彗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

今除於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

火出乃布散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徵也

火出而見前年火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

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

猶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夏數得天得天正○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

指為春南指為夏是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

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衛今淇陽縣背帝顛頊居之其城內有顛頊家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火

通篇說了無數天道，未忽結以子產弗與一筆，固為後文作緣起。在本文則直另轉一境也。奇甚。峭甚。

之牡也。

杜維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為壬，死是冰為火之雠。

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平水火所以合也。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博音博。正義曰：善在大后為多，及漢為少，是水少而火多，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

此日當火也。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尚未知今字星當復隨火星俱

伏否故。

不過其見之月。

火見周之五月

鄭裨龜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瓚，鄭必不火。

瓚

也。華玉瓚也。瓚勺也。欲以瓚火。

子產弗與。

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

傳。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

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

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

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且楚

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歛之楚師。

繼之尚大克之吉。

得吉兆。勸音房。

戰于長岸，子魚先歛楚

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

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

環，周也。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吳公子光

光，諸樊子。闔廬。

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

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眾之力以取舟。

此篇上叙楚勝吳，下叙吳勝楚，似無車也。然而段皆着筆餘皇而前為楚敗而獲後仍為吳取以歸，則楚之卜不如吳之謀，觀提筆曰吳伐楚而知傳之以吳為主也。但經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則又以楚為主，起處詳叙楚之十戰不吉，收卜則吉，後以獲餘皇取餘皇對叙一應上卜吉一應上不吉，伏應極明。畫經與傳賓主互用，此又其一斑矣。杜經注云：兩敗莫肯肯負，故但書戰不書敗，可見吳楚兩無賓主，故文亦賓主互用也。與他處章法自別。

長岸之戰，當是木師起著上流一字，便伏下獲舟取舟案也。

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

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呼皆迭對

也迭近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

歸傳言吳光有謀

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終

